



春日迟迟

花隽

存在

□朱朱

老爸老妈家拆迁分得的新房正在装修,定制的橱柜已经送到了,堆在客厅新铺的地板上,散发着纸箱和灰尘的气息。站在阳台上往外望去,一条小河蜿蜒至楼东侧,小区里新种的小树绿叶寥寥,一切都是新的。从前的小铁桥依然还在,只不过变成了水泥浇筑的。三十多年前老爸年轻力壮还是单位的主力军,从各地运来的牛和马都会在铁桥下上岸。老爸是兽医,整个院子里的人都是兽医,那个年代人们对于牛和羊非常宝贝看重,不惜车马劳顿带了来看病,仿佛是自家的孩子一般。院儿里有一个对开门的手术室,一张很大的皮质手术床,我不知道那些体型巨大的牛们是如何被弄上去的,老爸跟他的同事们手术时都戴着皮围裙穿黑套鞋。我忘了他们手术的细节,反正跟《白色巨塔》和《急诊室医生》那种精细完全两样,老爸会蹲着弓箭步把手伸进牛的肚子里,这样的手术也是力气活儿,不知道是因为麻药不够还是其他的什么,牛们手术时总会搐动,需要大家齐心协力按住四腿包括按住它们的身体。每次手术完,一股热烘烘的牛身上的味道,会在院子里弥漫好多天。

后来养猪业兴起,老爸他们就会去猪场出诊,或是将带来的猪解剖化验,院子里经常听到猪们声嘶力竭的喊叫。办公室的二楼是个实验室,我与小伙伴经常去实验室里看小白鼠,它们被关在笼子里,通体雪白,爪子嫩粉。底楼顶头是解剖室,最西边有一口深深的枯井,里面堆满了开膛的猪。现在想来都汗毛直立,但当年却毫无感觉。可能那时还小吧,还不懂慈悲与害怕。

现在想起来,八十年代的许多单位,生活区都离工作区很近,近得同事与邻居身份重叠,同学与邻居身份重叠,敞开式的大院儿,彼此之间一天三顿吃的啥都看得到,人与人之间几乎没啥秘密。大门口的老李有两个儿子,小儿子从小不爱学习,经常听得到老李打孩子,小李慢慢长大,无业,因为住在大门口,有一年大院儿里的人进进出出,看到他带了个漂亮女友来,还住下了,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张小桌子上吃饭。后来大家都出去上学了,后来的后来,又回来工作了,再后来,又慢慢一个个搬出去拥有了自己的小生活。这个小院儿在日新月异的小城里保持着原样儿,建了两幢集资房,外面灰头土脸的八九十年代,里面是一顺儿的新新人类。也许每个地方都有这样复杂的存在,不仅是房子,也包括生活,包括人。

大门口的食堂后来被当成了仓库。那一年老哥考上大学,老爸老妈就在食堂里请院儿里的人吃了一顿饭。说起来这个小院儿里人才济济,有北大高才生,还有的去了美国。中国人喜欢以吃饭的形式表达自己的喜悦,于是这种喜悦,在那个食堂里被延续了很多次,很多年。对了,还有蒸馒头。过年蒸馒头是难得的盛宴,可以整晚不睡觉,好像大门东北角后来隔离出来做了厨房,我曾经在灯泡的映照下看见蛋里缩成一团的小鸡,还有上海人啧啧称道的说是有营养的毛鸡蛋,其实一点儿也不好吃。但我记得灯下热闹的氛围,所有人红光满面,欢喜融融。

现在那里都没了,新起的小区设施齐全,大家都搬到新楼了。可就是太新了,门一关各过各的。虽说没啥不好,但我每次回去都找不到感觉,只觉得心慌,仿佛出门没带钥匙,怕自己回不了家。



甘南的狩猎故事

□米拉

我们画室的安多师兄海哥来自甘南迭部县。那里对我而言并不陌生,2016年年初我曾去过迭部县益哇乡的扎尕那。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“石头城”,四周几乎都被高山环绕,中间腹地居住着以游牧、农耕和狩猎为生的藏族同胞。当时我们有一位年轻的藏族向导达瓦东珠,他来自临近迭部的卓尼县。达瓦东珠的父亲曾经陪同甘肃籍作家杨显惠先生在甘南地区采风,因此有了后来的《甘南纪事》一书。在扎尕那游历时,我正在读《甘南纪事》,惊讶于一个个故事的离奇与坎坷,但眼前的扎尕那却是如此安宁祥和,每日清晨家家户户的桑烟准时升起,鸡犬相闻,邻里相亲。究竟甘南的民风是不是仍如书中所写?可惜当时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慢慢去了解。这回在画室“速”到这位来自甘南的师兄,便迫不及待向他求证书中的记载是否如实,没想到从他那里听到了更多的故事。

海哥的本名叫海珠泽让,“泽让”是安多口音,在拉萨音中念作“次仁”,是长寿的意思。海哥的家在迭部多儿乡,他说那里和拉萨的环境极为不同,拉萨的山都是光秃秃的,而迭部的山中多是茂密的森林,水汽充足,植被丰饶。他们家的房子全部是木头建造的,因为木材多得使不完。林木多,动物就多,因此他们家乡有许多人以狩猎为生,能把猎枪使得极为娴熟。安多师兄讲的故事与《甘南纪事》不同,他也听家乡的老人说过周边发生的复仇抵命事件,但他更喜欢给我们说狩猎的故事。当地的猎户在捕猎时遇到的种种艰难坎坷,他都记得一清二楚,在我们画画时,他经常一边运笔,一边以低低的声音开始讲述。这总使我想起《阿甘正传》电影中阿甘的一位黑人战友,不论何时何地都在讲述着捕虾的故事。听得多了,难免记忆模糊,但其中一则故事至今仍是记忆犹新。

那是海哥的一位远亲出猎时的遭遇,这位四十来岁的藏族汉子带着猎枪和干粮,独自荡进大山寻找猎物,几天下来却两手空空。这天在四处搜寻时突然听到低低的吼叫声,直觉判断应该是头体型巨大的动物,

没想到一转眼就见一只大棕熊出现在眼前,而他已经来不及躲避。听到这儿,我不由得停下画笔,讶异地问:“甘南的山里还有熊吗?”海哥不紧不慢地说:“当然有,林子深了,什么动物都会有的。”这位汉子是海哥最佩服的猎户,当他遇到熊时,内心并不慌乱,并且迅速做好了与熊搏斗的心理准备。那只大棕熊凶猛无比,扑上来就要撕咬,这汉子敏捷地躲避着,一边从身上取出了锋利的短刀,紧紧握在手中。就在棕熊有一次向他扑来并张开大嘴时,他手握短刀直接刺入棕熊的口腔,把刀扎到了熊的咽喉处。我不敢想象当时痛苦的棕熊会使出怎样巨大的力气来摆脱痛楚,不敢想象这会在猎人的身上留下怎样可怕的伤痕。幸而海哥没有着力描绘场面的惨烈,只是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们结局:勇敢的猎人保住了自己的性命,也获得了丰厚的收获。事后,他送给海哥一颗熊的牙齿,海哥在熊牙上钻了一个洞,穿到自己经常佩戴的佛珠上。他说只要看到这颗熊牙,就能感受到那位猎户无比的勇敢。

海哥的故事讲完了,我才发现大家几乎都停下了笔,嘴唇微张,听得入神。正在此时,洛追老师过来了,招呼大家出去帮忙,房间里紧张的气氛才稍有缓解。我抬头望向窗外的小院,一位带着毛毡牛仔帽、脸上布满沟壑的老者站在院里,地上有一只鼓鼓的大麻袋。师兄们解开麻袋,里面是圆滚滚的小土豆。原来那是洛追老师的父亲,给我们送来了自家种的土豆。师兄们洗净了一小部分土豆,从正中对半切开,放在锅中,又撒上香料和一些盐巴,上灶隔水蒸煮。约莫十来分钟后,热气腾腾的土豆出炉了,又香又糯,好吃得要命。洛追老师的爸爸坐在一旁抽着纸烟,看着我们狼吞虎咽的吃相,布满沟壑的脸上挂着慈祥的微笑。很久以后,我听老师说,这位叔叔年轻时一直在达孜的高山上放牧,有一次曾被豹子追击,最后他凭着自己的勇气和机智,在即将被豹子咬到咽喉时勇猛出刀,最后成功逃生,身上却留下了几道深长的伤疤……

睡梦中的少女

□尹画

江南多古镇。笔再秀,词再多,无非一句“小桥流水人家”。独独沈从文,来了这一句:“宛如睡梦中的少女”,即刻将锦溪说得让人心驰神往。

锦溪,位于江苏昆山。上世纪70年代,沈从文曾来这里短暂居住过七八天。在湘西沅水边长大的沈从文,原本对水早已见怪不怪,可是来到锦溪古镇,他还是忍不住赞叹了。这星罗棋布的河埠、拱桥……多么温婉而恬静。他激动得像个多情少年,对锦溪发出炽热的表白,称赞她是——“睡梦中的少女”。

“睡梦中的少女”,这六字实在引人遐想。锦溪,果真如此寂美吗?去过不少古镇的我,自然心生怀疑,择了清晨八点前往,一窥究竟。

此时,古镇已经苏醒,卖四角红菱的阿婆在巷口招徕生意。她把采来的红菱浸泡在水盆中,红艳艳的,仿佛少女酡红的脸颊,新鲜诱人。阿婆讲,这种水红菱,又叫“苏州红”,是江南水乡特产。剥开果肉,和毛豆一起炒,秋天就被你吃进肚里去了。中午,我在锦溪一家农家乐点了盘“红菱炒毛豆”。吃着“秋天”时就在想,锦溪阿婆好像一位诗人呢。

我来锦溪,其实想看一看湖心岛上的陈妃水冢。文徵明写过一首诗:“谁见金龟水底坟,空怀香玉闭佳人。君王情爱随流水,赢得寒溪尚姓陈。”说的就是陈妃水冢。相传陈妃随宋孝宗抗金,在一次战争中不幸遇难。孝宗感念她情深义重,便在锦溪的五保湖中造了这座水上冢墓。神奇的是,无论水涨水落,水冢始



终浮于水面。观看陈妃水冢的最佳位置在莲池禅院内。禅院里,几个姑娘正以湖心岛为背景拍照,微笑的面容似盛开的莲花,咯咯的笑声冲抵了水冢的静穆。

穿梭在古镇,最美就是一抬头便重逢了老时光。锦溪有很多临水茶馆,风景独好。走累了,选一家茶馆落座,点壶菊花茶,看水波荡漾,听桨声欸乃,时光就回到了“从前慢”。锦溪船娘是特色一景,她们穿着统一的蓝印花布衫,戴着斗笠,边摇橹,边唱着吴侬软语,摇啊摇,摇到外婆桥。岸边的柳树,绿意盎然,丝丝缕缕的柳叶,形似少女茂密的秀发,在风中婆娑起舞。隔壁两桌客人热闹地打着扑克牌,红尘在茶馆聚起快乐的漩涡。

还有古莲池。池塘里,莲叶何田田。古莲池中央有一座古廊桥,桥上有十只孔,唤作“十眼桥”。曲曲折折的廊桥仿佛少女心事,豁然间想起《廊桥遗梦》。世上最迷人的情感还属爱情吧,虽有时痛苦,不乏忧伤,但你侬我侬时的畅然欢愉,还是叫人欲罢不能。桥边偶遇一对情侣,男孩手里拿着锦溪“阿婆茶”,女孩吃着锦溪特产“袜底酥”,甜甜蜜蜜犹如树上的水蜜桃。多年之后,若有机会重游锦溪,他们一定会怀念今天的甜蜜吧。

如今的锦溪,处处充满了生机。时光好像一个吻,吻醒了睡梦中的少女。五湖四海的人来这里消磨时光,生活简单,却个个快乐满足。



四月芳菲,莫负春光

□周荣丽

山一程,水一程;走一程,看一程。当你每天欣喜地盯着这个世界看的时候,世界就会还你很多的不一样,让你享受到绵延无尽的快乐。直应了那我最爱的诗句“我见青山多妩媚,料青山见我应如是。”

夏天我等了绿树如盖,秋天我等了雁字排阵,冬天我等了雪花绽放,直等到了南风微微,春色无边。我天天等,每天都把世界等成想要的样子。

时下,走在温暖如歌的春天,从春梅含苞,各种花儿次第开放,如云似霞,到姹紫嫣红,花团锦簇,每天不重样。和煦的春风拂面,不语也抒情,无言也娇媚。

春花浪漫,一波又一波,尽展笑颜。如果你只被春天的花魅惑实在可惜,“莫道浮云终蔽日,应信绿叶乐扶花。”此刻,放眼远眺,叶子们陆续粉墨登场,绿意染满山川。

无论是落叶乔木还是四季常青的灌木丛,枝头都在悄然间“时”“新”“日”异。各种绿色,新绿最是清新诱人,如果你肯细品,它的美绝不亚于红花,花会让你有落英缤纷美人迟暮的小伤感,而新叶,就是一份份绿色的小信笺,上面书写着满当当的希望与憧憬。

五九六九沿河看柳,柳叶比小草来得还要积极。小草在地下萌动的时候,柳芽就把自己从米粒一天天站成

了千纸鹤。有一个古老的传说,说用心折的一千只纸鹤,能给爱的人带来幸福与好运,小城的城河边站满千纸鹤,垂着长发的柳树姑娘,在多少寂寂的夜里,一下一下地折叠着我们每个人的名字,把最美好的祝愿,随了春风送给我们每一个。

然后慢慢地,深深浅浅大大小小的新叶开始恣肆。茶树、榆钱、梧桐,在春风一遍又一遍的爱抚之下,碧绿的新芽像一朵朵绿色的小花,在枯枝间冒出,宛如新生的婴儿,柔软的、嫩嫩的,绿中泛着浅浅的黄,如玉翠流转。冬青不知不觉中换上的新衣,翠色欲流里面含了几分娇羞,把春天渲染得更加明媚。寒冬里坚守的香樟、松针则急绿了眉眼,用翡翠好好儿地把自己打磨一番,拼命地让春风扯下旧装……

四月的芳菲正好,不必舍近求远,无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。一家人或三两好友去郊外踏青,看麦浪滚滚;去牡丹园品赏花开窈窕,品茗馨香浪漫;去护城河边也不错呀,邀约垂柳如瀑,袅袅婷婷。这样的时节,别样的心情,你来,轻轻一笑,花开如许。你去,低头念你,杨柳依依……到处春光明媚,鸟语花香,充满新生的愉悦,走走看看,莫辜负了这大好春光。